

张文东◎著

鲁南 風雷

国家动荡与民族变迁的**传奇故事**
仁义孝义侠义的壮美图卷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张文东◎著

鲁南 风雷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南风雷/张文东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5. 10

ISBN 978-7-5511-2493-5

I. ①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10566号

书 名: 鲁南风雷
著 者: 张文东

责任编辑: 梁东方 李 爽

责任校对: 杨丽英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27.5

字 数: 45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月第1版

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493-5

定 价: 49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第一章	猎枪	/ 001
第二章	铁证	/ 015
第三章	慈善堂	/ 028
第四章	芦苇荡	/ 041
第五章	古会	/ 059
第六章	邹纪青	/ 075
第七章	碌碡	/ 090
第八章	熊熊烈火	/ 105
第九章	告状	/ 120
第十章	火烧杏花楼	/ 135
第十一章	白手夺枪	/ 150
第十二章	庵子	/ 166
第十三章	架肉蛋	/ 177
第十四章	三打梨园	/ 191
第十五章	轱辘记	/ 204
第十六章	客人	/ 217
第十七章	礼帽	/ 231

目 录

- 第十八章 一打车站 / 244
- 第十九章 炮轰丁家岭 / 257
- 第二十章 铁流 / 270
- 第二十一章 二打车站 / 283
- 第二十二章 赶集 / 295
- 第二十三章 望云桥 / 308
- 第二十四章 飞蝗 / 321
- 第二十五章 三打车站 / 336
- 第二十六章 黑牛记 / 348
- 第二十七章 一打县城 / 362
- 第二十八章 卖布 / 374
- 第二十九章 二打县城 / 387
- 第三十章 夜袭兵站 / 401
- 第三十一章 三打县城 / 414
- 第三十二章 云龙山 / 423
- 第三十三章 人证 / 428

第一章

猎 枪

天空中乌云密布，朗朗乾坤变得黑暗起来。朔风吹起使得严寒的隆冬更加寒冷，风吼树叫，天地间的空气仿佛凝住一般，湖泊冰封，河水断流。恶寒像日本强盗一样要生吞世间的生灵，它要主宰这个美丽的世界。

鬼子疯了，先后把两下店北阁南阁放火烧掉。村里大乱，哭娘觅子，扶老携幼，抛离家门，撵牛赶羊纷纷逃往峰山。这群野兽洗劫村子后遂掉过头来直扑纪王城而来。该城是武则天年间将第九子派到峰山之阳镇守，封纪王，后人遂称为纪王城。此时，沙泥队长骑匹黑马，一人当先，直扑城门。当看见城门已被山枣圪针堵了个结实，示意日伪军停了下来。正愣间，忽闻一支天歌从九霄传来：

“卢沟桥上日寇号，二十九军染征袍。鲁兵十万逃开封，国土沦陷贼手中。鼠贼染指纪王城，先斩贼首祭刀缨。铁帚横扫东洋鬼，飓风卷起回东瀛！”

噎！一声正义震天般的枪声响起。沙泥当即被击中栽倒于马下，身边的鬼子也被撂倒了几个。豺狼们深深知道抢关外，夺关里，占黄河一路南侵。在这个屡受列强宰割地东方大国那广袤的农村里，皇军如狼踏羊群，毫无阻挡。是谁？敢与皇军的洋枪洋炮作对呢？

这时，只见土城墙头上。一位老人鹤发童颜，执定猎枪，怒目朝城下破口大骂：“狗强盗听着，三十七年前，你那作孽的老祖和七国联军被俺

义和团在廊坊用大刀杀得屁滚尿流。如今，你这群狼崽子，怎么还敢来送死！”说完，又打了一枪。

沙泥趴在马蹄前，整个叫驴脸被铁砂子弹打得变成一副癞蛤蟆皮样儿的麻子皮色。他稍一镇定，咬着牙喇地抽出战刀斜戳空中，又像只惊枪的狼暴怒地号叫：“杀——给给！”

鬼子兵黄压压的一片如冲向海岸的恶浪般扑向土城墙。霎时，西城门外，号声惊心，枪声又起，硝烟障天。

城墙历经沧桑，风吹雨侵，城墙的大砖都被历代官府扒了建造县城去了。又经乡民的扒挖，高大的城墙渐渐地矮了下来。

老人见了，呵呵大笑，提了猎枪跳下城墙。他叫范元，今年七十六岁，生来性格刚强，疾恶如仇。当年，他为保卫疆土毅然参加了义和团。随师父在廊坊痛杀八国联军，后来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，义和团被剿杀战败。他遵照师父遗嘱，携师妹秘密回到家乡，结为夫妇，生一子，妻子患疟疾病故。儿子、儿媳在三十岁时，生下孙子范洪瀚，夫妇二人先后患黄肝炎死亡。范元悲痛至极，为保住范家独苗便把八岁的范洪瀚送到峰山道观，拜了峰山全真道第二十九代掌门住持唐玄为师。这几天，日寇鲸吞了邹县城，村里人纷纷逃难奔上峰山，唯有他在家擦枪磨刀，陷阱插桩，准备死战。

鬼子们爬上城墙，居高临下朝着范元扫射。他急忙提枪拐进胡同里，鬼子包抄过去。范元躲到老柿子树后，四个鬼子恶狠狠地扑上来。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尘烟冲天，鬼子都坠下陷阱——自己钻进了坟墓。

范元见了，哈哈大笑：“畜生，你们父母隔着东洋大海盼你回家哩！今儿死的活该，就得怪你那混蛋天皇！”三个鬼子当头截住去路，叽里呱啦地狂叫。他挥动青龙偃月刀横扫过去，砍断鬼子咽喉。另一个鬼子蹿至面前端枪便刺，早被范元劈掉右手，复一刀结束了鬼子的性命。第三个鬼子恼了，举起长枪欲刺，范元终因年事已高，体力渐渐不支，招架不住。

就见一人，生得四方脸，面如银雪，身材高大。手舞熟铁棍，高吼一声：“鼠贼，不要找死！”那熟铁棍锄把粗细，犹如孙大圣金箍棒照着鬼子脑后砸去，那颗侵略者的头颅登时黑血四溅，当即死去。

范元见了，大喜道：“孙儿，狠狠地打！”

当人们纷纷跑到峰山避难的时候，范洪瀚在难民群里寻觅爷爷，满山人海里却不见其踪影。在南华观碰见善治告诉他，范元死活不愿来，不知他怎么想的。范洪瀚听了，蹙动双眉，两只手握成皮锤，怒吼一声，跳下

巨石。当听到纪王城西门方向响起激烈的枪声时，急忙抄了熟铁棍飞也似地下山而来，正巧救了范元。范洪灞在峰山道观十余年，经文读得不多，却练就了一身道家真传“峰山三绝功”。一曰，飞升术；二曰，铁脚；三曰，仙掌。峰山三绝功神力无比，威震天下，小鬼子怎禁得住那根熟铁棍？真如手持绣花针碾死小蚂蚁。当下，范洪灞弃了熟铁棍，急拾了三支三八大盖枪挂在脖颈上，背过爷爷捡熟路逃离了凶险之地。

纪王城南门建在与峰山相对的锅山上，锅山有九座山头，旧称九龙山。与南面鳊山遥遥相对，两山恰似一把钢钳死死地将津浦铁路夹住。为此，鬼子继续南侵，就必须拿下锅山。此时，蒋介石已派川军名将王铭章师长提一师之旅进驻滕县，前锋直抵锅山。原来，蒋介石本不想抵抗日寇，顽固推行其“先安内，后攘外”的反革命政策。但迫于全国抗战呼声的压力，勉强调从山西回防开封的川军前来鲁南御敌。王铭章师长命一团团长米正率部赴锅山抗敌。临行时，王铭章师长双手紧握米正的手说道，出川晋豫转赴鲁，怀抱劣枪忧愤去，纵有千百蜀精英，怎挡东洋铁甲兵？米正流泪道，君守弹丸小滕国，杯水车薪枉国殇，还愿此躯筑长城，血战日寇报黎民。于是，米正愤然率川军冒着冰冷的雨夹雪直抵锅山。

当时，米正命一营二营部署在老龙岭，横山头，小土山上，暗地里把三营埋伏在赵山村里，以备接应。分拨已定，自己亲带一营长、二营长登上主峰，观察两下店车站上的情况。米正看完地形，不禁兴叹道：“好山，九座山峰甚是壮观，就像九条龙冲天欲归。”左右寻一百姓打听两下店的情况，那百姓告诉米正，东庄教堂里大概有八九十个鬼子，车站上可能有一二百个鬼子。那百姓又说道，这座山原名叫九龙山，现今叫锅山。米正听罢，禁不住心底凉透了，右手抚摸战刀，暗想“米”进“锅”，怎能存活？

峰山素称岱南奇观，五华峰，丹卯峰，冠子峰，福山峰，西方天台峰，东方天台峰。卵石叠垒，岩石千丈，六峰竞秀，直插霄汉。松海涛涛，雄鹰鸣鸣。云带素裹，恶云突生。千鸟争斗，百壑奔流。此山无二双，故称“天下第一奇”。

清晨，羊车故道上，苟道领着十几个日伪军闯进了难民区。哑巴看见忙抄近路来到白云宫，找着范洪灞把见到的事儿比画着告诉了他。

范元听了，双目喷火，微微捋动银须，操刀迎战却被范洪灞拦住。范元跺着脚吼道：“快闪开，想当年，我和你老爷爷被二十多个八国联军围住，

没出三枪两刀就把他们杀得全死在脚下。今儿这几个小贼专来找咱，你怎么不让我打，难道是害怕了吗？”

范洪灞笑了：“爷爷，大山中避难的人忒多了，一旦动手，会伤及别人。”

范元听了，长叹一声，说：“唉！这么大的国家，好叫东洋鬼子欺压，真窝火。”

范洪灞把鬼子来山上的消息告诉师父唐玄，叮咛师父多加小心。

苟道领了日伪军找遍大白楼、东宫、南华观、船石、盘龙洞、五巧石，却未发现范家爷孙俩人影。便抓住村里叫邹纪翔的人，不由分说将他打得皮开肉绽，逼着其说出范家爷孙两个在哪里。众百姓见了纷纷躲藏，永新老人于心不忍，悄悄地找苟道给邹纪翔说情。

苟道生得鸡骨头蛤蟆肉，活像一根麦秸茬。其父苟会，自打会走路就是个偷摸的行家。祖父把苟会吊在梁头上毒打，要他告饶，那苟会便装死，待放了他没一袋烟工夫就把哪家的鸡偷来了。祖父气得一病不起，羞愤死去。苟会十三岁在集市上遇见女扒手庄经，两个人气味相投，回家拜了堂。没过半年苟会就后悔了，庄经今天睡张三，明天陪李四，管教不了她只好任其放荡。那庄经也争气，一连生了七个儿子，两个女儿。每人长相不一，猴鼻狗腮。个个欺男霸女，人人下夜穿窬。十里八乡的老百姓笑言道，宋朝杨家将七郎八虎保江山，如今苟家七儿八狼害乡亲。苟会七子中，唯有三子苟道识些字儿。他专和地痞勾结在一起，常因偷不着东西而挨饿，故此人们给他起了个浑号：“饿狼”。鬼子强夺了邹县，他摇身一变当了伪军大队小队长。这时他知道永新是个惹不起的人物，便顺水推舟，先向鬼子站长横二鞠躬，递了眼色，放了邹纪翔，随后一人当先引着鬼子伪军向白云宫摸来。

唐玄催促范元爷孙二人躲了，心里暗暗想道：“鬼子来了，天下已乱。泰山师兄肖龙捎信来说，山场萧条，道徒儿多有下山。”范洪灞从一侧来报，苟道带着鬼子已到十八盘。唐玄回顾左右，竟然没有一人相随，顿觉悲凉，慨然长叹：“仙师开山基业七百年道场从此败也！”你看他，急趋步，怀悲怆。下戏池，过戏楼，穿过八卦石，愤然将这群狼狗阻挡于南天门外。他右手一甩拂子单手立掌，开言道：“无量天尊，峰山道观乃清净之地，与世无涉。但不知太君为何踏我山场？”

横二手起一枪，将唐玄击倒，鬼子伪军蜂拥着破门而入。那钟科本是当地人，熟悉地理，在白云宫抢掠起来。

噻——突然，一溜青烟喷向戏池，日伪兵轰的一声倒了一片。钟科眼尖，

捂着血脸指着舍身崖叫道：“猎枪……是范老头的，太君！”

横二连窜几步第一个冲向舍身崖，又一声猎枪响，横二应声倒地。冲进白云宫的日伪军在此时尚不知道，自己的头儿已魂断峰山。第三声猎枪响，又有鬼子中弹一头栽死在石阶上。日伪军面面相觑，魂飞魄散。苟道吓得令人背了两个鬼子尸体，沿红梅岭向山下退去。

五巧石上，范洪灞横枪骂道：“饿狼苟三，引狼入室，残害同胞！畜生，留下狗头！”他默默念叨，“无量天尊，鬼子汉奸到处杀人，恕弟子大开杀戒。”他对着敌人被迫还了第一枪。

苟道头部受伤，声嘶力竭地叫：“抓住范道人！”日伪军把五巧石团团围住，哪有什么范洪灞？又怕遭冷枪，忙去峰山街村弄来叶门板把两具死尸抬了，惊慌下山。

范洪灞再回南天门，见一簇人围着什么。他透过人群看见师父已被杀害，哀号起来，央了人把师父盛殓了，连夜将唐玄安葬在斗鸡台。寻找爷爷时，却不见人，逢人打听，并没有人知晓。范洪灞又找了一圈儿，未见踪迹，心里焦躁起来。他不愿再回到白云宫，昔日的兴旺景象已被败落萧条所取代。他是多么留恋宏伟辉煌的白云宫，在这里生活了十余年，现在又不得不离开这个家。来到东沟，找到了好朋友齐东来，此人生得个头虽小，却胆大心细，智谋超人。两人悄然离开家人，来到孔子讲学岩洞口。孔子和弟子们对面而坐，弟子们洗耳恭听。可是，近年土匪猖獗，把这些石头人都砸烂了，千古遗迹，甚是可惜！

范洪灞看着对面的锅山，担心地说：“东来，听说川军尽是单打的枪，那怎么能与鬼子的三八大盖相比？我看到头来川军弟兄们会吃大亏。”

齐东来听了，气得手指南方抱怨地叫道：“金陵城朝廷的‘皇帝’！再不打日寇就要国破家亡了！”

范洪灞点头说，听从关外逃回家乡的孟开山说，老蒋把奉军三十多万人拉进关里，白白地把东北三省给丢了。说到这里，问：“东来，去你窝棚里拿点吃的。”

齐东来吧嗒吧嗒地抽烟，苦笑一番，告诉他，俺家也没有东西吃了。范洪灞嫌烟呛人用手扇着烟雾说，你是个头脑灵活的人，想办法呀！齐东来双眉紧蹙无奈地两手一摊，指着脸前摇摇头又笑道：“你看满山满峪的人都缺吃少穿。如今，就是有诸葛亮本事也无济于事。”

范洪灞霍地站起：“走，偷。”

齐东来还是笑了：“哥哥从来痛恨盗贼，怎么今儿好人不当，也想当贼？”

范洪灞说：“唔，有家不能归。在日寇铁蹄下死也得做个饱鬼。”

齐东来连连摆手：“不不不，鲁南人向来是冻死迎风战，饿死打嗝肋。正人君子宁愿饿死也不做贼！”

范洪灞笑道：“咱专偷鬼子抢来的东西，不偷不摸，饿死不多！”范洪灞不由分说拽起齐东来下山去了。

范元见苟道把两个死的鬼子抬走了，便大着胆子去隐仙洞睡觉去了。一觉醒后，但见寒月斜光射入洞，鸡叫三遍迎四更。他左手提枪，右手操刀刚出洞门，就见天空中飘来一片黑云活活地把明月遮住。他心中暗喜，悄然下山向车站走来。

村里有一个人叫小舜，素常日子和范家关系很好，小舜依仗有范洪灞撑腰从不把苟家父子放在眼里。日本人来了，见苟家老三在县城当了大官，心里发毛了，便跑到苟家，将范元躲藏在隐仙洞的秘密给老苟说了。苟会听罢，忙叫他和大儿子苟仁火速去车站找苟道上峰山抓人。车站上驻满了日伪军，没打成川军，反被当地百姓打死了几名军人。气得沙泥暴跳如雷，照着苟道的脸就是三耳光，责令三日逮捕袭击者。当下，苟仁找着苟智把上项事说了，苟智找到苟道，兄弟三人禀报了沙泥，得令后随即领了几个鬼子乘夜间向峰山摸来。

范元拐过山口，走近老鹰石时，迎面听到苟智领着鬼子连说加笑而来。范元见两边都是陡峭山谷，已躲闪不及。心里暗想，我一生和鬼子干了两次，并没有死在鬼子手里，今儿却死在苟智手中，不如先下手杀死这个败类。范元大喝一声，骂道：“奴才苟智，范爷爷在此！”猎枪冒着一股青烟，震破青天。打中苟智双目，一头栽倒在石坡上疼得喊爹叫娘，三个鬼子也中了猎枪挣扎着。范元丢了猎枪握着大刀掉回头就跑，一个鬼子腿快，眼看要赶上。范元回身一刀，将鬼子砍去半个脑袋。不想用力过猛，击在石头上，溅起一道火星将大刀柄折断了。鬼子们蜂拥而上将范元按倒在地捆绑结实，苟智两眼已瞎，小舜只好背了把他送回家，鬼子遂押着范元向车站走去。

行至金水河桥上，范元突然左脚踹起，早把一个鬼子踹进河里。苟仁慌了，上前抓他，范元右脚早起，踢中了其睾丸，苟仁当即昏厥。鬼子端枪就刺，范元猛一闪身，鬼子刺空。老人扑上去抱住鬼子同时坠入波涛汹涌的金水河。

黑云远去，明月复出。范、齐二人走到老鹰石时，范洪灞被什么东西差点绊倒，拾起来看时是一节骨木棍随手扔了，那棍子碰到什么东西发出了很响的声音。他拾起来就月光下一看，是一把大刀片，连忙把大刀和木柄一对看清了，心中害怕：“东来，爷爷的刀，他出事了！”他顺着山谷往前走了十余步，月光里又看见了那杆猎枪，心中焦躁，禁不住眼中落泪。

齐东来顿觉祸事已经发生，但不知道范老爷的下落。只得劝道：“别哭，大老爷可能被抓去了车站。”

范洪灞点头擦了泪水，将大刀片藏在不易被人发现的老鹰石下，把猎枪让齐东来拿着旋风般向车站奔去。

车站上只住了百十个鬼子，其余的全部驻扎在东庄教堂，鬼子料定锅山上的川军不敢来偷袭，站岗的鬼子便抱着枪睡起大觉。范洪灞让齐东来趴在铁路东壕沟荒草滩里观望，他悄悄地挨到铁路沿的树丛中看去，昏暗的月台上，只有值班室里闪着微弱的灯光。挣了一整天命的鬼子早已睡着了，没有火车通过，车站里显得非常死静。巡道的鬼子走出车站如妖魔闪动在严寒的夜间，恰似送丧时扎的纸马纸驴走在黄泉路上。

范洪灞挨近月台下阴影里，观察良久，见没有动静，急忙奔到值班室门口，窥见是一名中国人值班。他闪进去逼问：“鬼子把抓来的范老头关在哪里？”那伪职工人惊悸地告诉他，半路上，老人宁死不屈，同鬼子一发跳进金水河里，鬼子打捞根本没见人影。

范洪灞怔了怔，抹着眼泪出了值班室，觑见一座房屋上有烟囱便快步奔到厨房门口。见上了锁，急用双手奋力拽出门链吊子，推开门闪入厨房里。借着月色找了条空布袋，把菜厨子里的肉、葱蒜、辣椒装满扎好口。又寻根细绳走到一堆白面跟前，摸一袋面粉捆在后背上，两胳膊各夹一袋，嘴里衔上菜袋子，右脚勾开厨房门。他一闪念放下东西，把面案上的围裙塞进面粉袋上，泼上花生油点着火拾起丢在地上的东西走了。

他来到铁路壕沟边，齐东来接过他嘴里衔的菜袋子。两个人急忙躲离了车站，一口气跑到老鹰石前停下来歇息。齐东来已气喘吁吁，汗流浹背，见范洪灞携三袋面粉竟没丁点儿喘意，方知峰山道人个个力大无穷。忽然，范洪灞拍掌大笑：“东来，快看，车站的鬼子正烤火哪！”

果然，车站上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。火光里，蝼蚁般的鬼子兵正拼命救火。

二人来到难民们比较集中的东沟，范洪灞叫齐东来给每家分一点面。齐东来暗里要留一袋子面粉，范洪灞严肃地说：“不行，先分给鳏寡孤独

的老人，咱能打能蹦留什么面粉！”他丢下话语，急急忙忙地走了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天空下起小雨伴随着西北风愈下愈大。范洪灞背着粪叉沿金水河河边走得风快。嘎勾！从三孔桥头上打来枪弹。范洪灞举目眺望，才知道鬼子兵连三孔桥也给占领了。他便学着瘸子走路，但还是被鬼子的枪弹赶回来，无奈何绕过三孔桥顺河而下，仔细地查看河边草丛里。金水河源起峰山南华观连绵近百里流入大运河，他走了三十多里望着滚滚西去的波涛，内心十分怅然，禁不住潜然泪下。他面对大河，思念着爷爷在哪里？昨天善治打听准了，范元夜里去袭击车站时，半路上和苟仁勾引来的鬼子打起来，寡不敌众被鬼子捆了。走到金水桥将一个鬼子踢进河里，自己抱住一个鬼子跳入河中，同归于尽。

傍晚，天地间暗淡下来，西北风渐渐小了，雨依然下个不停。他感到又渴又饿，抬头看见望云村，那里有姑奶奶家，想到她家吃顿饭。但转念一想，鬼子来了，老百姓都逃难走了，还有谁敢在家里等死哪？

范洪灞心急火燎，十分沮丧地往回走，大约几袋烟工夫渐渐到了铁路边。他想到铁路上的鬼子骂道：“贼匪，我若不还手，这不是鲁南人的性格！”他不再绕路走了，猛然直接奔三孔桥头而来。夜幕降临，群山隐影，四野黑了下來。他将粪耙和粪叉藏在草丛里，把腰带煞了煞摸上铁路，观察一会儿，发现桥北头东道和西道之间有一座临时搭的帆布窝棚，里面闪着微弱的灯光。他几步跨过去，双手叉腰立于窝棚门口，震天般叫一声：“盗贼，还我的爷爷来！”

两个守桥的鬼子见了，吓得呆怔起来，不知所措。范洪灞怒不可遏，上去两刀结果了他们。他拽出两具鬼子死尸扔进了金水河里，嘴里骂着回到窝棚扯过被单将罐头、猪蹄、酒都包了，又拾了两支枪挎在右肩，提起包袱跑下铁路。

逃难的人们陆续回到久别的家，善治下山回来得晚，天不黑便忙把门关上蹲在被窝里熬夜。

砰砰！有人敲院门。善治听了，忙向被窝里龟缩一下。院门反而响得一声比一声高了，他只得隔着窗户给院外敲门的人说：“老总，屋里就我自己。家里没有什么东西，你再换一家吧。”然而，大门仍然被敲得急促起来。善治只好披上衣裳，哆哆嗦嗦，两条腿打着战开了屋门，再去开大门。

“大舅。”一个光着头的青年喊道。

善治一把将那青年拉进院里，关上门再用粗枣木棍杠上。那青年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开了门急匆匆地走了。

山脚下，范家祖林里堆起来一座新坟。范洪灞跪在坟前，号啕大哭。

善治找了半夜才在盘龙洞寻着范洪灞，告诉他望云村姑奶奶家来人报信，一个西故村拾粪的老头在河边发现了范元尸体。表大爷听说去看了，认出那人竟是他舅，下半夜就将尸首送来。事情紧急，齐东来暗地里喊来孟开山、张九龙、张红喜三人商议，为防备苟家害人，只得连夜将老人安葬。

这时，哑巴比画着跑来：“大家快跑，有一溜人向这里奔来。”众人听了都往横山头跑去。苟仁领着七八个鬼子赶到范家祖林时，竟无一人，只有尚未燃尽的火纸在冒着青烟。山上川军的机枪打来，苟仁与鬼子像惊枪的狼急慌溜走。

范洪灞把众人领到妖精洞，将偷来的东西炒了一大锅，众人吃饱了。范洪灞把表大爷领来的几个人送过铁路，给每人深深地磕了两个头与人家分别。

范洪灞坐在羊车古道边，望着西面的车站心里怒火陡生。他气冲冲地来到铁路避在树丛中观察一番，待鬼子巡道兵过去后，跳下铁路壕沟，抱起一块巨石晃晃悠悠地上来铁路，把石头丢在铁道中间，急忙走开。

一列南去的货车开来，当拐过弯道时发现了石头，急忙鸣起长笛。然而，晚了，刹车来不及了，只有无奈地向大石头撞去。就听着轰隆隆连珠炮似的响过后，火车俨如一条死长虫趴在铁道上，火车头脑门上喷发出一团团烈火熊熊燃烧。车站上的鬼子急来扑救大火，邹县火车站的鬼子也赶来救援。然而，火车已经被撞成了一堆堆烂铁壳。

范洪灞看在眼里喜在心头，骂了句：“畜生，老子先给你这帮强盗开开市，等着瞧吧。”

他回到妖精洞，正要歇息，忽见一人闯进来抓住他的衣领喝道：“你胆大包天，大白天竟敢破坏铁路。走，跟我去宪兵队！”

来人正是齐东来，当听说铁路上有人放了石头，两个鬼子没掀动还是被火车撞了。他一猜就知道是谁干的：“哎，大哥，再去别忘了喊喊我。”

范洪灞觉着饿了，揉了揉齐东来，问他怎么弄点吃的。齐东来摇头抱怨他，那天你要是留点面粉，也挨不了饿。范洪灞见齐东来抱怨即扯着他

下了山，想再去车站寻机搞点吃的。二人正走间，只见前面一人搁下担子去了沟里。齐东来急忙跑过去来到担子跟前，见是两摞煎饼和菜罐子，心里想道，这食物可能是给鬼子送饭的。他忙从一摞煎饼中间抽出两沓来，抓了几把土将担子上的那摞煎饼一层一层地撒上，抱着抽下来的煎饼往回疾跑，再看那人从沟里上来挑着担子果然去了车站。

范洪灞看见笑道：“兄弟，那人活不了啦。”不一会儿，果见那人一瘸一拐地撅着空担子回来了。他仔细一看，咳！竟是造孽鬼苟会。

“鬼子发现煎饼里有土粒，没要老贼的命就算便宜了他。”齐东来分析道。

二人吃了煎饼，朝车站奔来。走到西华庵时，范洪灞让齐东来望着动静，自己找了一块石头抱起来放在铁道中间迅速离开，躲在西华庵与齐东来看起热闹。一列火车开来，大老远发现铁道中间有障碍物，急鸣长笛。却见几个鬼子跑来掀开了石头，火车开了过去。晚上，范洪灞不死心，再次回来，吩咐齐东来看人。当接近铁路壕沟时，嘎勾！鬼子打来了激烈的枪弹，越过铁道追来，二人撒腿就跑。

他俩见鬼子加强了警戒，苦思冥索没想出好的计策。齐东来闲着没事摆起一溜小石头如长城，范洪灞看了惊喜道：“不用大石头，就用小石子！”他把想法给齐东来讲了，齐东来听了，非常赞同。二人等到下半夜，又来到西华庵北段距离很远的铁路上，各占一股铁道就地取石子摆在铁轨上。大约摆了半里路远近，火车来了，慌忙走开。没跑出半里路就听铁路上，咯咯吱吱一阵响动，火车停下来并没有翻车。雪亮的灯光里，就见司机下来机车，用脚把两股铁轨上的石子驱掉。火车嚎了一声再次向前驶去，紧接着车站上的鬼子沿车站两侧搜索起来。

二人就坐在离鬼子几十米的地方，鬼子手电光闪来闪去沿铁路壕沟搜索。范洪灞抬头看看星空觉着无从下手，拍了下齐东来悄悄地离开。

白天睡足觉，单等夜晚下手，约莫着比昨天晚些，二人下山直抵铁路壕沟边。范洪灞仍叫齐东来在远处观风，自己爬上壕沟，准备上铁路。嘎勾！一阵激烈的枪弹打过来。范洪灞左臂受伤，鬼子号叫着扑来。范洪灞一连打了几个滚飞也似地跑了。齐东来不慌不忙地暗暗走开。两人到红梅岭碰头，猛然间见一个黑色庞然大物闯到跟前，吓了他俩一跳。齐东来骂了句，这是谁家喂得猪奶奶？

二人回到妖精洞，范洪灞咬着牙让齐东来把刺刀往火上一燎将子弹拨

了出来。用水清洗了伤口，撕块布护上再用带子缠好。

齐东来沿着盘道来到孟开山的土洞里，问：“你还有樟木吗？”

孟开山随口答应：“有。”他反过来问，“你要它干什么？”当他听说有事，没再问。

“快点，瀚哥受伤了！”齐东来突然焦急地吼了起来。

孟开山听了，拔腿跑了出去。正当齐东来莫名其妙的时候，只见孟开山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把一骨辘樟木递给了他。二人也不说话，直接去了妖精洞。正走着，就听背后有人大叫：“开山等等。我给了你樟木就去喊杨怀庆，谁知他像只老鼠胆吓得跑茅厕。”二人立足脚步看时，只见张红喜领了张九龙跑过来。齐东来心想，杨怀庆这人不来正好，妖精洞十分秘密，他的嘴向来不严会透露消息。

几个人来到妖精洞里，听了范洪瀚受伤过程，个个不住地既惊叹又愤恨。孟开山和张九龙去马家沟挖泥鳅给范洪瀚补养，几天后身体恢复好了。范洪瀚将藏起来的三八大盖枪拿出来，众人见了枪兴奋不已，爱不释手。

孟开山咬着牙说：“狼窜进家里。你不杀它，就会吃掉你。现在，咱被逼到绝路，此时不拼更待何时！”

齐东来拿起枪说：“你说得完全对！兄弟们，练好枪法，等大哥伤好了再去找鬼子算账！”

一个老头拄着枣木棍儿，走起路来有些趔趄，也不买东西，满集市上乱逛。鸡市上，街两旁零零星星有几个老妈妈卖鸡，等到天中午这些老人也没把鸡卖掉。兵荒马乱，又遭干旱，谁还有闲钱买只鸡吃呢？多数人见时候不早了，干脆提着鸡回家。满集市上只剩下一位老妈妈还在那冰冷的天气里孤零零的蹲着，似乎她老人家有急事，非要卖掉骨瘦如柴的公鸡不可。然而集市已经散了，她万般无奈拎着公鸡回家。

这时，迎面来了两个喝得醉醺醺的鬼子，见了老妈妈手中那只公鸡，一把抢过来就走。老妈妈视那只公鸡为命根子上去抓住不放，被另一个鬼子踢翻在地。老人家后脑撞在墙石尖上，流血而死。两个鬼子嬉笑而走，赶集的人们见了忙向街两侧躲闪。

突然，老头截住去路，用枣木棍指着要两个鬼子把鸡放下，再给死去的老妈妈磕头赔罪。那个鬼子丢了公鸡就打，老头不慌不忙，躲过鬼子拳头。鬼子连打三拳，没有打中，恼羞成怒，拽出手枪就打。老头把枣木棍只一敲，鬼子的手枪落在地上，鬼子号叫着拼命，被老头狠狠一掌拍死。另一个鬼

子上前就打，那老头手举枣木照鬼子头顶一击，鬼子流血满面栽倒在地死去，那只被拴着双腿的公鸡跳跃着跑了。大白天敢打死鬼子，赶集的人们见了都吓破了胆，一个个也不顾东西了纷纷逃走。就见集市上丢掉的篮子，葱、蒜、萝卜、姜满街都是。这时正东面，车站的鬼子扑了过来。那老头上前解了鬼子的两支手枪，边打边撤。

那老头来到妖精洞里，齐东来见了羡慕地看手枪：“灞哥，怎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短枪？”

范洪灞告诉大家，我本想去车站看看，神差鬼使的却去了集市。一分钱的东西没买，路过鸡市，见两个鬼子抢了老妇人的鸡反把她摔死。他又说：“我把两个鬼子打发去他祖先那里报到去了，就得了两把短枪。”

张九龙来了，与范洪灞说：“我仔细看了一整天，的确有六七个鬼子在铁路壕沟守着。看来，想接近铁路难了。”

齐东来笑道：“不妨事，我们绕他们背后，打死一个少一个。”众人听了，连连点头称是。

天黑了，鬼子潜伏在壕沟蒿草丛里等待着破袭者的到来。然而，等了好几个寒夜也没见到一个人影。

齐东来见妖精洞小，建议去隐仙洞，大家连夜搬过去。吩咐众人都睡觉，独有他精神旺盛，待到半夜时做好了饭喊醒众人，大家吃罢饭，各自抄了武器随范洪灞下山。挨近铁路时，范洪灞要大家在离铁路壕沟二里路远的地方隐蔽，他慢慢地靠近铁路壕沟在一棵大柳树后避下，摸了几块石头奋力向铁路壕里投去。顷刻间，南北壕沟里的鬼子同时开火。范洪灞十分骇然，待枪声停了，才悄悄地回来与众人商议了，暂时停止行动。众人路过红梅岭时又碰见了那口老母猪，孟开山说是恶霸苟会家的。范洪灞大怒，夺过孟开山的大枪将老母猪刺死，双手抓住四蹄一甩扛着来到难民区。将老母猪宰杀了分给胆小仍然没有回家的难民们，只有极少数胆大的难民不顾忌一切地领了猪肉，有人说豁出去了，活在这个世道过一天算一天。

几天的西北风刮个不停，直刮得天上没有一丝云毛，正是晴空万里。地上的土路被风吹得干裂的一道一道缝儿，野草早已干枯了。

范洪灞与齐东来计议，怎样才能把铁路壕沟里的鬼子干掉。齐东来见问，笑道：“大哥可知三国时赤壁大战？”

“笑话，连三岁小孩都知道，我能不知道吗？”范洪灞回答。

齐东来又讲：“铁路壕沟蒿草木人高，如今西北风正紧。干草遇火就着，